

深读·封面故事



鸭公岛上的渔民接受“潮和”一行送来的慰问品。

西沙旅游 此时出手

(上接B01版)

永兴岛——
这里有中国
最南的村委会

“椰香公主”号最远就到了北礁附近,有海钓者从船上下来,特意站到我国立的北礁领海基点方位点上,拉起一面五星红旗。

如果按正常航速再往南行驶两个多小时,就到了永兴岛。

作为西沙面积最大的岛屿,永兴岛最为外界关注。永兴岛面积2.1平方公里,平均海拔5米,是南海诸岛的军事、政治中心,海南省政府派出县级机构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(以下简称“西沙工委”)设在这里,岛上还有驻军。

因为位置敏感,且大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,能登上永兴岛的人只是少数。尽管“椰香公主”号试航引起了很多关注,连海峡股份的股价都随之上涨,但永兴岛依然无缘进入该航线计划内。“潮和”虽然很无奈,但作为商业运作,他们并不想过多地去触碰这些敏感点。

永兴岛的情况大部分来自有机会登岛的驴友的口口相传。经过多年建设,永兴岛俨然成了一个小城镇,有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。岛上有机场,可以起降波音737飞机。以千米长的北京路为中心,两边建有西沙工委办公楼,以及工商银行西沙南沙中沙支行、医院、邮局、中国电信,还有宾馆、饭店、超市、发廊、烧烤吧和KTV。

岛上履行行政管辖职能的是西沙工委,履行治安和户籍管理的是永兴岛边防派出所,驻岛官兵占了岛上人数的多数,剩下的就是渔民以及在岛上搞建筑的工人。

岛上常住人口不到千人,渔民每年只有几个月呆在岛上打鱼,他们成立了渔民村委会,这也是中国最南的村委会。一到年底,渔民大都返回陆上,岛上只剩下了军人和值守的公务人员。

这个珊瑚岛最初没有一点土壤,后来官兵从陆地上一袋袋运来泥土种树种菜。虽然岛上辟出了一块海岛蔬菜生产示范基地,但仍无法做到自给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起,西沙后勤补给都是由“琼沙”船来完成。从“琼沙1号”、“琼沙2号”到现在的“琼沙3号”,船的条件越来越好。从文昌市清澜港出发,180多海里的行程,约15个小时“琼沙”号就可以抵达。饮用水、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家禽、牲畜、发电机、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,每次都堆满了船头船尾,去岛上上班的工作人员、前去探望的军人家属挤满了座舱,设计载200人的“琼沙3

号”经常要载300多人。

这条生命船抵达永兴岛港口时,无疑是岛上最欢腾的时刻。各个单位开车前来卸货,接人的军人也早已站在码头上翘首等待。通常各个单位都要花两天时间来搬运物资,银行、邮局、电信等部门都在这个时候关门歇业。

岛上的超市也在补给船到来时备足货,货物价格并不比陆地上贵,遇到台风困扰,“琼沙3号”无法及时到港,超市的东西就卖空了。

目前永兴岛上虽有手机信号覆盖,但信号强度受台风影响较大。没有网吧,无线上网只能勉强使用,固定电话只有一家中国电信的公用话吧。柴油发电机解决了岛上的电力短缺,但电压不稳,大功率电器如空调等往往无法正常使用。

水是一个大问题,岛上没有淡水,近几年用上了淡水净化设备,但净化水又苦又涩。西沙水警区还利用机场跑道来收集雨水,水窖存储的雨水用来冲洗灌溉,饮用做饭的水只能依靠陆地上的补给。

在永兴岛上生活是种艰难的考验。这里高温、高湿、高盐,多热带风暴,年平均相对湿度高达81%,湿热天气让不少刚来驻守的官兵难以忍受。

战心喜1993年来到永兴岛机场,先后做场站副站长、站长,一晃近八年。那时岛上流传着“呆一天是天堂,呆一周是人间,呆一年是地狱”的说法,生活枯燥,坐拥一弯碧水,但严禁禁止下海潜水,吹吹笛子,看看书,偶尔钓鱼,那就是最好的消遣了。

为了适应起降飞机的要求,通过填海,机场跑道延长到2400米长,这让永兴岛真正成了“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”。战心喜多数时间都很清闲,但一遇到南海地区出现情况就得立刻到岗,平时则例行接待一些首长专机。

国家领导人的专机来过,军队文工团的艺术家也乘飞机来过,黄宏就曾给岛上官兵带来不少笑声。

高盐度让岛上的东西变得异常脆弱,机场跑道两头的防撞网要定期修补,岛上的金属也比陆地上腐蚀得更快,纵是不锈钢也难逃一劫。经年的海风让关节炎成了岛上的流行病,战心喜就在那时留下了病根。

永兴岛几乎是个完全封闭的空间,“如果有得流感的人从陆上过来,不出一个礼拜,连军队营房里也全是病号。”战心喜说,不过地方之小,让岛上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熟络,军民一心。

永兴岛还有一片将军林,每一棵树都是到访的首长亲手栽下去的。战心喜1999年栽下一棵五胚椰子树,“五子同心”成了永兴岛一景,频频出现在明信片上。

永兴岛上的历史遗迹不少,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炮楼,国民党立的收复纪念碑和解放后人民政府设立的南海诸岛纪念碑等。

“西沙旅游”——
长期以来
一直是“禁词”

在战心喜印象中,西沙开放旅游酝酿已久,“从海南建省开始就不断有这样的声音出来,不过一直没有实质进展。”

1992年,永兴岛上建了西沙宾馆,但随着海南几次旅游开发中途夭折,西沙宾馆早已破败不堪。在永兴岛上,西沙工委有自己的招待所,军队有营房,各单位有自己的宿舍,西沙宾馆毫无用武之地。

战心喜多次和西沙工委负责人聊到永兴岛开放旅游的事,“他们都已经没脾气了。”西沙工委办事处主任向艳国同样对这个话题提不起兴趣。

在国家“搁置争议,共同开发”的政策下,多年来,民间西沙生态旅游并不受到鼓励,去往那里因为敏感,遥远,并非易事。

去西沙的方式无外乎三种。第一种方式是搭乘从三亚、陵水的军用机场到西沙的飞机,但能以此方式去永兴岛的人少之又少。第二种方式是搭乘每月从文昌清澜港发往永兴岛的补给船,不过得提前向西沙工委申请办理上岛证。普通游客要么在永兴岛上有认识的人,通过其介绍信买船票,要么直接和西沙工委联系。第三种是租渔船出海,不少驴友采用这个方法,但危险性高,只能去没有驻军的岛屿、沙洲。

“永兴岛的港口吨位有限,也就5000吨,再大了就进不去。”战心喜认为这也限制了“椰香公主”号这样的上万吨级船舶靠近,况且随着珊瑚的不断生长,这个人工港口还在不断变小。

机场跑道固然有能力起降民航飞机,但能否打开这一通道,还需要获取军方首肯。战心喜觉得这一块也非海南当地能说了算。

西沙旅游长期以来都是个禁词。在海口当地,海南西沙旅行社曾低调地运作了多次居民上永兴岛,对外宣称的名义是“原生态科普考察”,项目一直不向外打广告。

南海局势紧张后,“潮和”依然希望争取在今年11月份正式开通到北礁的旅游线路,“考虑到宣誓主权,如果国家有这样的方向,我们没理由不积极去做。”

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最近召开的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上,再次强调加快西沙旅游开发开放,这让“潮和”颇感振奋,“去北礁是第一步,以后我们还有更深的突破。”

永兴岛风平浪静的背后,民间力量一直在积极维护中国南海权益。

南海上出现的大部分他国特别任务船只,都是被中国渔船最先发现,并上报给相关部门的。而渔民长期在南海诸岛上生活,也是对主权的一种确认。

只是渔民在南海的处境越来越凶险。十几年前,渔民去南沙随便就能捕到成百上千斤鱼,也没有邻国军舰骚扰,然而现在在南沙海域作业却频频遇到麻烦。即便渔业部门每年都给远洋捕鱼包括去南沙的渔船不少燃油补贴,有的一年达20万元,但渔民还是要常常面临生死劫。

南沙确实今非昔比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执行总编单之蓄曾四次去南沙探访,2009年那次,他把一个自制的水晶碑放置在了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以宣示主权。

曾母暗沙在水下20多米。单之蓄以前不理解,为什么当年国民党政府把中国的最南端画在了位于水下的曾母暗沙。“今天在水下未必永远在水下,假如冰河期来临,水位下降20米曾母暗沙就露出来了。”单之蓄认为,这显示了一种超强的海洋意识。

南中国海有个著名的“九段线”,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,当时日本投降,国民党政府去接收这些岛,派了几艘军舰,很多岛是以舰艇命名的,比如“太平舰”,就命名为太平岛。他们进行地名普查,然后画成地图对外公布。当时光南沙群岛就有200个岛礁,这些岛非常小,很多是无人岛,在全国地图上都注上名字不可能,所以就画了11条线,后来去掉两条,这就是“九段线”的由来。

单之蓄说,“九段线”说是国界线又不是国界线,可以通过外国船只。但是它像个项链,把西沙南沙中沙南沙群岛等等统统画在中国版图内,所以“九段线”意义非常深远。

从三亚到南沙的曾母暗沙1900公里,相当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,租船到那儿最快也得几天几夜,而它离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越南近得多。这些国家都宣示说

南沙是他们的,因为离他们近啊。曾不止一个人偷偷问单之蓄:南沙到了人家的家门口,为什么是我们的呢?

很多学者说,郑和下西洋时就看到南沙群岛了,但看到不一定是你的。说我们很多典籍提到南沙,但发现权是你的吗?南沙群岛为什么是我们的?在单之蓄看来,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给出了一个逻辑根据。中国饮食文化最推崇的是海参鲍鱼鱼翅,外国人是吃海参鲍鱼的,南沙最多的就是海参鲍鱼,这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代要到那里去的原因,也就在这个过程中,南海诸岛中的很多岛屿被中国渔民发现和命名。

海南岛南沙的渔民,以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为主。利益的驱使,使那里的渔民一代又一代到南沙去。潭门镇还流传到西沙南沙的路线图,有十几个版本,被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了。“为什么以前外国人到南沙,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渔民,因为没有文化的欣赏,他卖不掉。因此我认为南沙是中国的,是潭门镇渔民的生存方式,还有中国人的饮食文化,使南沙属于中国有了逻辑根据。”单之蓄说。

让单之蓄心痛的是,他在去曾母暗沙的途中,到处看到别的国家在“九段线”内开采石油。海上钻井平台林立,感觉是石油大会战。采油冒出的天然气没日没夜地熊熊燃烧。一个插着马来西亚国旗的钻井平台上,三根巨大的管子喷出的天然气在呼呼地燃烧。一个马来西亚人说,这把大火已经整整烧了13年。

被南海诸国先后侵吞的岛屿,有的被打造成了旅游景点,像弹丸礁,马来西亚在上世纪70年代非法侵占后,将其改称为拉央拉央岛,并开发成世界级潜水胜地,这让单之蓄大为感慨,“(弹丸礁)虽有惊人的美丽,但已被他人占据。”

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,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提出过争议。自从大量勘探出海底石油资源,周边国家纷纷宣示主权。在单之蓄看来,石油才是

“全世界都听到了
这本身就是
我们的地盘”

无线电呼叫、世代捕捞

宣誓南海主权,民间一直在行动

本报记者 龚海



单之蓄一行在曾母暗沙放置水晶碑以宣示主权。(资料片)

南沙纷争的关键,迄今为止,越南在南沙开采石油达30年,已获利超过250亿美元。

最近引发中菲对峙的黄岩岛,几十年前从未见菲律宾提出领土要求。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曾多次到黄岩岛向全世界发出无线电呼叫,“潮和”就是参与者之一。国际业余无线电界分配给了黄岩岛一个呼号“BSH7”,呼号的第一个字母B代表的是中国,呼号BSH7则意味着国际上对黄岩岛属于中国的承认。

“潮和”在黄岩岛呆了三天。他说,黄岩岛其实是一个环形礁盘,最大的石头还不到5平方米。三天里,“潮和”用BSH7这个呼号通讯几百次。

中国业余无线电运动协会副秘书长陈平自1994年以来曾四次“远征”黄岩岛,发出了3万多次BSH7呼号。

“全世界都听到了,这就证明我在这个岛有控制权了。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地盘,我没有和你抢。”陈平说。